





地名
古今

洛阳小镇风情

李辉 / 主编
毛庆炎 / 著

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洛阳小镇风情 / 李辉主编; 毛庆炎著. —深圳:
海天出版社, 2019.1

(地名古今)

ISBN 978-7-5507-2496-9

I. ①洛… II. ①李… ②毛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29734号

洛阳小镇风情

LUOYANG XIAOZHEN FENGQING

出品人 聂雄前

项目负责人 曾韬荔

责任编辑 曾韬荔

责任技编 梁立新

装帧设计 **自留地** 交流邮箱: 019679065@qq.com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
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(518033)

网址 www.htph.com.cn

订购电话 0755-83460397(批发) 83460239(邮购)

排版制作 深圳市龙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(电话: 0755-83461000)

印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张 7.5

字数 100千

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

印次 2019年1月第1次

定价 45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地名，我们回家的路

地名如人名，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又一代人，息息相关。地名，承载丰富的文化信息，承载千百年的情感传承，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。一个长期形成的地名，其实就是那个地方的符号，那个地方所有人情感所系的标志。即便远在他乡，故乡名字，在人们心中永远不会忘记。我们常说珍爱乡愁，寻找乡愁，乡愁就融在地名之中。

2016年清明前夕，我在武汉做一次关于地名的演讲，听一个省的民政厅干部讲了一个故事。一位漂泊在外的老人，身体不好不能回到家乡，就让孩子回来寻根，找他生活过的地方。孩子归来，拿着那个地名，难以找到，原来那个地名早

已消失。最后，孩子找到民政厅，翻阅地名档案，终于找到原来的地名。这位老先生，写信来感谢他们，同时在信中说：“你们经济发展得很好，建设也很好，但是地名不要改，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。”

地名，我们回家的路。说得多好。

地名，在所有寻找乡愁的人们心中，就是一条回家的路。即便对于没有在这里出生的人，那也是祖辈的根，后代依旧将心底的那份乡愁，与那个遥远的地名联系在一起。为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谱曲的周巍峙先生，曾任文化部代部长、全国文联主席，他爷爷那一代逃荒离开徽州，虽然周巍峙没有在徽州出生，但徽州一直在他心中。我在微信公众号“六根”发表《徽州，归来吧！》一文之后，他的儿子周七月告诉我，父亲一直想找到徽州的家乡，并且认为徽州地名被黄山替代，是没有文化的表现。他根据父亲提供的堂号，前往徽州，找到了祖辈生活过的村庄和祠堂。去世两年前，周巍峙终于回到徽州祖籍所在地，了却心

愿。为踏上这条回家的路，他等待了整整 90 年！

回家的路，到底有多远？有多近？对于所有人，远与近，在乡愁中，在梦中。

地名的替换与取消，显然，需要慎之又慎。尤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名，早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，它们存在于史书、碑刻、文学经典之中。如果轻率地将之更名，多少文化信息就会被消解。陕西汉中的勉县，是武侯墓和武侯祠所在地，因汉水称作沔水，后来，这里一直叫沔县。1964 年，因考虑到“沔”字不好写，便随便改为“勉”。汉水流至湖北，一个县叫沔阳，和沔县的“沔”是同一个字。可是，上世纪 60 年代没有改名的湖北沔阳，到 80 年代却改名叫仙桃市，沔阳从此消失。远远近近的人，都熟悉沔阳三蒸、沔阳花鼓戏，可如今，一个“仙桃”，令“沔阳”失去了多少历史内涵。为此，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池莉，特意撰文呼吁恢复“沔阳”。

说到襄阳，会想到王维的“襄阳好风日，留

醉与山翁”，想到杜甫的“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”；说到荆州，会想到“大意失荆州”；说到衡阳，会想到高适的“衡阳归雁几封书”；说到徽州，会想到汤显祖的“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”……试想一下，如果将“襄樊”“荆沙”“黄山”在诗句中予以替换，今人与后人的感受，又该如何？幸好衡阳、泰安等地名，没有在黄山替换徽州之后也随之更改，不然，多少经典诗词，将从此失去地名带来的历史内容和美感。

能否慎重更换地名，其实就在于是否对地名有一种情感。这种情感，是个人的，是家族的，更是地方的、民族的。诸多地名情感的滋生、蔓延与丰富，才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自尊。在更换地名之际，我们需要敬畏文化，敬畏历史，任何一个地名，都是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。邯郸这个地名，延续两三千年，不是依旧与人们同在吗？

可喜的是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，知道重视传统，敬畏历史。当然，不是所有地名都必须恢复

旧名称，但对于“徽州”这样极其重要的历史地名，却值得付出一定代价予以恢复。没有徽州，哪里有“安徽”？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，无疑给了我们一次新的契机。通过普查，来一番梳理，让中国的地名更带有历史沿袭性，更具有传统文化特色，让新起的地名更能体现中文之美，更有丰富内涵。当然，这需要各地政府，有勇气面对过去的错误。譬如徽州，将这种改错的著名地名重新恢复，才是对历史、对文化的真正珍爱与敬重。

珍爱地名，回家的路，再远，也很近。

于是，我忽发奇想，何不开设一个“地名古今”微信公众号？2016年5月3日，“地名古今”启动。第二天，5月4日，发表我的第一篇文章《地名，我们回家的路》。“地名古今”的帷幕，慢慢拉开。时间真快，到2018年5月，“地名古今”推出整整两年。两年来，“地名古今”成为全国各地作者讲述地名历史的小小平台。大家互不相识，却在平台上读对方的文章，了解彼此的历史、文

化和故乡情感。

的确，地名不是干巴巴、枯燥的几个汉字，它们包容了多少历史变迁、多少文化内涵、多少故乡人的情感。“地名古今”不仅仅讲述地名的历史变迁与故事，还希望不同门类的专家参与其中。家族故事、方志、中国园林常识、旅行、寻访……不一样的地名，不一样的风景，要用不一样的心情去感受，去领悟。

一年之后，2017年5月我重新拟定六个栏目，分别如下：

1. 我说地名：以个人视角讲述熟悉的地名历史变迁和故事，避免面面俱到，避免罗列概念。突出个人对地名的理解和历史变迁的解读。

2. 倾听讲述：每个村庄、每条街巷，都有说不完的人与地名故事，每个人都是一本大书，倾听讲述，以细节勾勒岁月流逝中的、难以重现的故事。

3. 我的漂泊：许多人的人生旅程，会在迁徙、

漂泊中走过。用印象最深的几个地名，穿插个人的成长史、生活史，本身就是“地名古今”不可缺少的内容。

4. 故居寻访：千百年来，每个地方都有影响历史、文化的名人，故居寻访，在寻访中解读名人，使之古今融合。同样避免面面俱到，写最能触动自己的地方即可。

5. 行走天下：旅行已成为当今时尚所在。如何行走，如何把旅行化为自己生活、精神的一部分，把旅行与异地观感融为一体，既是游记，也有颇为充实、敏锐的诗意表达，这是最值得期待的行走天下。

6. 回家的路：远离故乡的人，心中永远牵挂故乡。每次踏上归家之路，都会是一种全新的体验。儿时星星点点的记忆，家庭几代人的酸甜苦辣、悲欢离合，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。一棵树，一口井，一家人，左邻右舍，都是故乡难忘的记忆。

谢谢海天出版社诸位同仁厚爱，同意接纳出版“地名古今”丛书。所有“地名古今”作者，得知这一消息，都为之激动。

期待更多读者和作者关注“地名古今”，参与撰写更多故事。

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再前行！

李 辉

2018年新年之际写于北京看云斋

我喜欢洛阳这个小镇

随州曾都区的洛阳镇，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我喜欢这个小镇，不仅因为她被誉为“全国银杏第一镇”和“中国银杏之乡”，更因为我就出生在这里，她是我割舍不去的故乡。洛阳镇本来不大，却不知道为什么被分成两个部分：北边的称“上街”，南边的称“下街”；两部分相隔大约一华里，其间由一条大路相连接。下街曾经很繁华、很红火，后来因为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和其他一些原因萧条了；生意转到了上街之后，上街接替了下街的繁华，慢慢地成了洛阳镇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我家住在下街，这本小书里屡屡提到的“小镇”指的也是下街，因为小书里百分之九十的

故事都发生在下街。

我喜欢这个小镇，但很可惜我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太短了。三年初中、三年高中、四年大学，这十年我只是寒暑假才回到小镇。毕业后分在临县枣阳（现在的枣阳市）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做教书匠，本来也是应该有寒暑假的，无奈无休无止的教师业务培训又总安排在寒暑假；教师培训是师范学校的一项任务，是任务就得硬着肩膀扛着。因为隔离的时间太多太久，所以小镇给我的印象还是旧时的模样：叮叮当当的铁匠铺、高高低低的卵石街、三三两两的骡马队、挤挤挨挨的小商铺，以及熙熙攘攘、背背驮驮的赶集人。这一切，都局限了我的视野，所以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几乎全是对小镇过往的回忆，有的来自自己的所闻所见，有的来自街坊们的讲述。

和小镇隔离的时间虽久，但我一刻也没忘记小镇和在小镇居住着的街坊。

我喜欢小镇那条弯弯的状若游龙的街道，我

喜欢小镇那条弯弯的清澈见底的小河；我喜欢笑容可掬、仁义和蔼的杂货铺周老板，我喜欢手段神奇、一刀能刮出花纹的染坊张掌柜；我喜欢给我们野鸡羽毛、教我们野鸡鸣叫的猎户老杨头，我喜欢带我去乡下看戏然后又把我带回家的赵大妈；我喜欢安然自得、不慌不忙的傅礼三傅先生，也喜欢见多识广、翰墨了得的刘义存刘先生……小册子中写到的他们早已离我而去了，但他们的从容、他们的沉静、他们的友善、他们的坚韧却牢牢刻印在我的心底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所谓今生来世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所谓阴间阳间，如果真有——我相信他们会依旧从容、依旧沉静；也相信他们会依旧友善、依旧坚韧。

因为一直不在家，清明节又不放假，很多年我都没有回乡扫墓了。1990年之后的一个清明节前夕，潜伏在内心深处的那缕乡情再次萌动，我感到我应该回去。我找校长请假，校长说：“好，应该……应该回去！”那以后，我便年年清明请

假回家。有一年清明节，我正在大哥的门口闲坐着，见不远处一根电线杆下站着一个女娃正对着我笑。很快我想起来了：她是一个哑女，也是小镇人；她父亲跟我是“发小”，姓余，很熟悉的。我招手让她过来，她不过来，依旧只是笑。我大嫂从屋里走出来，看到这情形，说：“那娃玲珑得很，可惜是个哑巴。街上在外面的人她都认得，谁回来了她都是这样远远地站着看。她不会说话，但很亲近人，家里人、街坊们，见到了都亲得不得了。哑巴娃，只是说不出，感情还是有的啊！”这事，深深地触动了我。那次回学校后，我写了一个帖子贴在自己的博客上，想让网友们分享一下那份暖暖的浓浓的乡情。没想到的是，当记忆的闸门打开之后，小镇的很多很多的往事、很多很多的乡邻都排队似的跟在哑女的身后在回忆中向我走了过来。他们走近了我，我也走近了他们。我一连写了五十多个帖子，把这些帖子一一贴在自己的博客上，介绍给我的诸多网友。

我的这番举动，李辉先生知道了，他给了我很多的肯定、支持和鼓励，嘱咐我好好整理一下。遵循李辉先生的意思回过头来整理时，发觉存在的问题不少，困难也不少。原来动笔前没有一个大体的框架，多是想到哪写到哪，内容显得有些杂乱。为了能给大家留下点印象，在整理中试着把七十多个帖子（后来又补写了一些）按内容分成了三类，每类加一个大一点的标题，分别是：“洛阳店，这个小镇的风情”、“敬祖、师道和祈愿”、“消失与行将消失的……”。这样分个类，每类加个标题，或许能凸显一下我想要表达的意思。

我写这些东西的初始原因是源于“乡情”的萌动和催促，我很喜欢洛阳这个小镇，我很怀念曾经和仍然居住在小镇的那些街坊。我记录了一个街坊，就等于走近了一个街坊；我记录了一件往事，就等于离小镇近了一步。待我记录完了，街坊和小镇就跟我在了一起了；我也就和以前一样，重新住进了我在小镇的老屋——那里很亲切、很

温暖，那里很适合我。我压根就没想也不敢想要把这些印成一本书，只是想把它写出来叠放在案头和枕边。这样，我就能感受到街坊们坦然的呼吸，我就能听到街坊们亲和的谈话，就能嗅出小镇那固有的厚重的气息……能这样也就够了。现在要把它印出来当然更好，我感谢为我、为这本小书付出过辛劳和心血的李辉先生；也感谢背后给过我支持的那些相识和未曾相识的老师 and 朋友们。

毛庆炎